
學 哲

著 丁 米

譯 實 仲 張

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學 哲

著 丁 米

譯 實 仲 張

知新·書讀·活生
店 書 聯 三

157•Q304•36K•P.164•\$4.6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三版

公安部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 4001—14000 冊

•總 管 理 處•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各 地 分 店•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目次

一	緒言	一
二	哲學的基本問題——唯物論與唯心論	三
三	哲學的發生與發展	五
一	古代哲學	四
二	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	四
三	古典的德國唯心論	九
四	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的資產階級的哲學	九
四	馬列主義中的哲學問題	二四

一 緒言

哲學是意識形態之一（按哲學是西文 *Philosophy* 一詞的意譯，而 *Philosophy* 則起源於希臘語 *Philos* 【愛、友好之意】及 *Sophia* 【智慧之意】二字，故直譯出來，便是愛好智慧的意思），完全確定的使用這個名詞，首見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二氏都用它來表示一般的知識。後來哲學在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遂改變了它的結構、任務和方法。形而上學和唯心論者，竭力想用一个公式，來表現哲學在其一切發展階段上的本質。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哲學家，多半抱着這種企圖，他們希望把哲學弄成一種超歷史的科學，使它脫離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發展過程，脫離社會階級的鬥爭和積極的科學知識。

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哲學乃是一門研究自然界、人類社會及思維運動和發展的一般法則的科學，它本身是辯證法、邏輯、及認識論的統一物。不過要使哲學能具這樣一個方式，而克服它的以前的一切方式，只有在各門科學發展到能把它們所研究的現實視作歷史過程的時候，只有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了普羅列達利亞特，而提出消滅階級社會和建設康敏社會的革命任務的時候才行。普羅哲學——辯證唯物論，是由馬恩所建立的，後來再由伊理奇和約瑟夫根據對國際普羅階級革命鬥爭經驗的概括，根據對從前一切哲學和科學發展的利用和批判的研究。加以發揮。

二 哲學的基本問題——唯物論與唯心論

全部哲學史的一個主要事實，便是唯物論與唯心論間的鬥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一書中，曾指出說，任何哲學的基本問題，都是關於思維和存在的關係的問題。在宗教意識形態統治的條件下，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世界是神造的還是永久存在的問題。『按照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何，他們分成了兩大陣營。那些主張精神比自然先存在，因而這樣或那樣承認有個創世主存在——哲學家所說的創世主，比如黑格爾，比正統基督教徒所說的更要盲目，混亂——的哲學家，組織成唯心論的陣營；那些認為自然是本原的哲學家，則屬於唯物論的各種學派。』（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哲學分成兩個基本對立的路線——唯物論與唯心論，歸根結蒂，可拿階級社會條件下所存在的人們活動分爲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分歧來說明。在原始的一個發展階段上，人接近於動物界，還不能把自己從周圍的現實中分出來，而是跟它處在不自覺的本能的一體中。同時，在最初的一個發展階段上，人還沒有抽象的思維和有聲語，在這種有聲語之前則是手勢語。人靠兩手獲得物品，征服它們。從這種最初的勞動運動形態中曾發展了姿勢的和指示的運動，這種運動構成了手勢語的基礎。在手勢語的階段上（馬爾認為是在母系時代），思維已帶着具體的和感覺的性質。勞動運動對人類認識發生過程的決定影響，也反映在口頭語上。尤其人們常常所舉的例子謂，德文 *begreifen*（明白、曉得之意）一字，係來自 *greifen*（捕獲之意）一字，俄文 *ponimati*（懂得之意）一字係來自 *poimati*（獲得之意）一字，卽是明證。所以，現代關於語言和思

維起源的科學資料，很明白而確定的告訴我們，在人類歷史的起點上，語言和思維是跟生產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的。就是唯心論哲學關於物質與精神、自然與人、肉體與靈魂之間絕對對立的基本教條，也不是千古存在的東西，而是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的，並且在敵對的階級社會裏面達到了它的最高的繁榮。

後來基於人造勞動工具的應用，發生了有聲語；由於有聲語才出現了發展形態的抽象概念。人靠造成的勞動工具，才開始積極地影響於自然界，這種情形，遂造成由直接領會轉向間接知識的條件，使人得以從自然界分離出來。N·Y·馬爾根據語言的化石學，證明語言在其手勢的發展階段上，還沒有表現客體和主體間的對立。人造勞動工具（人把它們放在自己與自然界的中間），造成了（經過種種中間階段）某種『距離』，活動的人與他活動的對象之間特

有的人造的中間媒介物，而促進了人類思維中主體和客體兩個範疇的發生。人們生產活動的發展，規定了思維和有聲語的發展，作爲生產過程中人與人間的聯繫手段。在這一基礎上面，抽象概念遂在思維中發展起來，並開始漸漸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因爲對周圍現實作更深刻的分析的關係，因爲把周圍現實分爲各個方面的關係，因爲分出各種不同的範疇的關係，所以，才發生了抽象化；而隨着抽象化的發生，則發生了一種可能，使範疇跟客觀的現實分離，把它們變成一種彷彿離物質而單獨存在的絕對東西了。

伊理奇天才地揭開了唯心論的這種認識論上的根源，他說：『原始的唯心論，認爲一般東西（概念、觀念）都是個別實體。這是很奇怪的，非常（更確切些說，小兒似地）妄誕的。然而現代的唯心論，如康德，黑格爾，神的觀念，難道不是這樣（其實是完全如此的）嗎？棹子，椅子，以及棹子和椅子觀

念，世界與世界觀念（神）；物與『實體』，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地與太陽，一般自然界的聯繫——這都是法則，理性（Logos），神。人的認識的分歧與唯心論的可能（等於宗教），在最初的抽象化（一般『房屋』和單個房屋）上就已經有了。（伊理奇：『哲學劄記』，三三五——三三六頁）

隨着勞動分工的增長與社會關係的複雜化，這種一般跟個體、概念跟它的具體物質基礎分離的可能性，更其一天天增加了。特別是自社會階級形成後所發生的體力勞動跟智力勞動的分離，更促進了這一點。『自從出現了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區分的時候起，勞動分工，才變成了真正的分工。自這個時候起，意識才能夠的的確確幻想到，它無非是現存實踐的意識，它才能夠的的確確想像某種東西，而可以不想到某種真實東西，——自這個時候起，意識才能夠脫離世界，轉而去創立『純粹』理論，神學，哲學，道德論等等了。』（馬

恩全集四卷二——二二頁）支配階級的代表者，從事智力活動，他們便開始認為智力勞動應統治體力勞動。因此之故，意識也開始被視作一種獨立的力量，居在呆板的物質之下，可以決定物質的活動。恩格斯關於唯心論宇宙觀的發生說明如下：「勞動過程，一代比一代變得更繁雜、更進步、更各方面了。打獵和牧畜之外，還來了農業，後來又有了紡織、織布、冶金、陶業、航業。與商業和製造業同時出現的，則有藝術和科學。從部落又發展而成了民族與國家。於是法律和政治也發展起來了，隨之人類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虛幻反映也發展起來了，宗教本身就是這種虛幻的反映。所有這些構成物，起初本是頭腦的產物，支配着社會，現在在它們的面前，人的兩手的比較質樸的製作物則退居次要地位了，尤其編製勞動動作計劃的頭腦，在很早的一個發展階段上（比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就已經有了迫使他人來執行自己計劃的可能了。人們認

爲頭腦，腦經的發展與活動是迅速發展的文明的唯一發動機了。人們在解釋自己的行動的時候，遂慣於以自己的思維爲出發點，而不是以自己的需要（這種需要當然反映在頭腦中，當然認識清楚了）爲出發點的，這樣，隨着時代的進展便發生了唯心論的宇宙觀，這宇宙觀自古代世界沒落時代起就佔有了人類的智力。』（恩格斯：「自然的辯證法」）

在階級社會條件之下，人們自身的思想活動的產物——觀念，概念，都變成了一種支配人的力量。在榨取階級的手裏，這一轉變竟成了壓迫和奴役被榨取階級的工具，竟成了曲解真正的社會關係，掩蔽它們的工具。執行這一職能的，不僅有宗教，公開的神父主義，而且還有隱密的優雅的神父主義——唯心論，唯心論跟宗教攜手，並且在哲學上是宗教的基礎。唯有消滅階級的社會以後，唯有克服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對立以後，才能根絕唯心論的。

辯證唯物論，並不是把物質和意識看成一個東西，如唯心論所作者，也沒有把意識歸納爲機械的運動。如庸俗唯物論所作者。辯證唯物論表明，意識乃是物質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高級組織的物質的特性，意識與物質之間所有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伊理奇會着重地指出說，物質與意識的對立，不應該帶有絕對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一相對的對立之絕對必然性與絕對真理性的限度，乃只是決定認識研究方向的限度。超出這種限度，把物質與精神，肉體與心理的對立，當作絕對的對立去研究，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全集』，十三卷二〇一頁）

辯證唯物論，把一切哲學學派分爲兩個基本的方向：唯物論與唯心論。整個哲學史證實了這一劃分的正確性。唯物論是以自然界，物質，物理爲本原；唯心論則以精神，意識，心理爲本原。澈底遵守唯物原則或唯心原則的，便是

唯物論或唯心論的一元論哲學。不能徹底解決這個基本哲學問題，便弄成二元論、折衷論及不可知論等等學派和方向，牠們企圖調和唯物論與唯心論。

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力謀抹殺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基本對立，而提出好多別的分別哲學學派的原則。比如『批判』哲學認為獨斷主義，懷疑主義，及批評主義是基本的派別。不過這種劃分，除了唯物論和唯心論外，不能夠作為哲學中某一獨特的獨立路線的基礎。它僅指出，在怎樣的限度以內，哲學於其發展的某一時期，承認有在客觀上認識存在的可能性。我們的表象和概念反映真實世界能到什麼程度，這個問題，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只是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的別一方面；它的徹底的解決，同樣不可避免地不是走向唯物論，便是走向唯心論。多數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提出經驗論（感覺主義）和唯理論，作為基本而獨立的哲學派別。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真正區

別，就在於把怎樣的認識形態——是感官的感覺還是思維——認為是基本的和決定的。唯理論和經驗論，在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基礎上面，都是可能的。要是把概念中的思維跟感官的感覺和外界分離開來，唯理論不可避免地變為唯心論了。同樣，感官的感覺跟外界的分裂，要走向承認感覺是唯一現實的主觀唯心論。唯理論和經驗論，是採取唯心論性質或採取唯物論性質，這要看某一哲學家如何解決思維和存在關係的基本問題而定。有些哲學家，連現代機械論者，如亞光賽羅德（L-Alcaldod），華亞西（Wariyash）等在內，都承認唯物論和唯心論是哲學中的基本對立，但是並非依照物質為本原還是精神為本原的問題，而是依照對因果性一範疇的關係來區別他們的。事實上，只有認為機械的因果性為唯一而普遍的一般聯繫形態的哲學，他們才承認是唯物論的哲學。在事實上，用伊理奇的話說，因果性只是一般聯繫形態之一，辯證唯物論則反對把因

果性弄成絕對化的東西。康德及康德主義者，也承認機械的因果性，他們把因果性視作純粹主觀的範疇。

馬克思、恩格斯、伊理奇、約瑟夫，側重哲學的黨派性，指出謂：社會裏面階級及黨派的鬥爭，主要以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方式，在哲學上反映出來。伊理奇說得好：『近代哲學的有黨派性，正如在二千年前一樣。唯物論和唯心論便是戰鬥的黨派。』（全集十三卷，二九二頁）在這一鬥爭中，表現出了各種宇宙觀的鬥爭，這些宇宙觀反映着各敵對階級的利益和趨向，哲學在蘇聯的黨派性，即是爭取黨的總路線的鬥爭。

哲學像任何意識形態一樣，乃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和社會階層鬥爭的武器。它是實踐的各階級利益的產物，但它本身對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對道德、藝術、文學、科學、以及對階級實踐本身，又都有着極有力的影響。革命階級